

韓非子集解

一  
函六冊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三

長沙王先慎

外儲說右第三十四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一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師曠之對晏子之說皆合勢之易也而道行

之難○顧廣圻曰合當作舍形近誤此舍與道勢與行皆相對行去聲積之難一篇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又難二篇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一之行句例

同又用人篇釋三易之數而行一難知之心五蠹篇舍必不亡之術而是與獸逐走也未

知除患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善持勢者蚤絕其姦萌故季孫讓仲尼以遇勢○顧

廣圻曰遇而況錯之於君乎是以太公望殺狂喬而臧獲不乘驥嗣公知之故不駕鹿○

慎曰乾道本不作而顧廣圻云而當薛公知之故與二樂博○盧文昭曰疑樂作學下同

蘭音近說文門部闕妄入宮掖也讀若閑即其例也列子說符篇宋有蘭子者釋文云凡

人物不知生出者謂之蘭也是蘭子之蘭即闕之引申義故此書以樂為之矣先慎曰說

文樂從繼聲樂從繼聲二字聲同釋名釋宮室樂學也其體上曲學拳然也易中孚有孚

兩子也其言二樂者謂昆弟皆來博也則樂為學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主之收臣也

說在畜焉○先慎曰乾道本高作焉拾補作焉案馬馬二字皆焉字形近而謫說作焉不誤今從張榜本作焉

二人主者利害之輶轂也○先慎曰乾道本連上射者衆故人主共矣是以好惡見則下

有因而人主惑矣辭言通則臣難言而主不神矣說在申子之言六慎與唐易之言七也

○顧廣圻曰易下說有鞠字

患在國羊之請變

○先慎曰乾道本羊作年顧廣圻云今本與宣王之太

息也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珥也

○先慎曰與犀首甘茂之道穴間也茂作戊顧廣圻云

藏本今本作茂按戊當作戊茂同字也古今人表作戊先慎堂谿公知術故問玉扈昭

侯能術故以聽獨寢也言昭侯能用術故每聽必獨寢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勸獨斷也

三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狗且左右皆社鼠也人主無堯之再誅與

莊王之應太子而皆有薄媼之決蔡姬也知貴不能○先慎曰知貴疑欲知之誤以教歌之法先揆之

吳起之出愛妻文公之斬顛頤皆違其情者也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痛者也

右經

一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除之

○先慎曰乾道本則下有其字盧文昭云一本無則字王渭云

其字行先慎案張榜本無其字今據刪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始坐○先慎曰乾道本無始坐二字盧文昭景公問政

於師曠曰太師將奚以教寡人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王先謙曰以下文例之句末當有矣字中坐酒酣將

出又復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奚以教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師曠送之又

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思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先慎曰歸謂歸其舍未醒承

歸其舍未醒承

上酒酣言寤寐思之恍然有得不待酒醒也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甚得齊民家富貴而民說之擬

於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邪於是反國發廩粟以賦眾節

○先慎曰乾道本粟作粟誤今據趙本改散府餘財以賜孤寡○俞樾曰餘字行文散府財與發廩粟相對倉為文不當有餘字涉下文府無餘財而行

無陳粟府無餘財宮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嚮德惠施於民也○先慎曰惠施當作施惠已與

二弟爭民○先慎曰乾道本無民字顧廣圻云今本爭下有民字已讀為以盧文弨云已字張本作不先慎案已以古通顧讀是爭下無民字則句義不完今據今本補

居二年二弟出走公子夏逃楚公子尾走晉○盧文弨曰子尾無出亡事其子高疆昭十年奔魯遂奔晉先慎曰左傳子夏作子雅古

雅夏通用景公與晏子游於少海登柏寢之臺而還望其國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

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景公曰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有之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

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祿行諸大臣○先慎曰二柄為作行之羣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

貸小斗斛區釜以收之○先慎曰左昭三年傳齊舊四量豆區釜鐘四斗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鐘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鐘乃大矣以家量貸而

收之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終歲布帛取二制焉餘以衣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貴

於山澤之魚鹽龜鱉贏蛛不加貴於海○先慎曰乾道本蚌作蚌無加字今依拾補改增君重斂而田成氏厚施

齊嘗大飢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牽而趨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顧

齊嘗大飢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牽而趨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

廣圻曰秦當作齊周也謂過齊國之人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盧文昭曰孫貽

世家齊人歌之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此疑有誤俞樾曰巴當作芑○穀云史記田敬仲

有國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與此文義相似史記載此歌正作芑○惟此本以謳苞為韻芑

子為韻史記作歸乎田成子歸○先慎曰晏子春秋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外篇女作汝同字今田成

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德歸之矣○先慎曰之故曰其田成氏魯公泫然出涕曰不亦

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為之奈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之則近賢而

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振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雖有十田

成氏其如君何○先慎曰田成氏御覽一百六或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託車與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

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矣今釋車與之利捐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

樓季之足無時及獸矣託良馬固車則臧獲有餘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夫不處

勢以禁誅擅愛之臣○先慎曰誅字行擅愛即上請爵祿行之大臣而必德厚以與天下

齊行以爭民○先慎曰乾道本民作名顧廣圻云天字衍藏本名作民是皆不乘君之車

不因馬之利○先慎曰君之車當作車之安車之安與馬釋車而下走者也○先慎曰乾

顧廣圻云車字當衍今本車上有舍字者非是先慎案顧說非御覽六百○道本無釋字二十四引車上有釋字是此與外儲說左上釋車而走句例正合今據增或曰景公不知

用勢之主也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先慎曰乾道本師曠下有不知二字顧廣

字今據刪亦無不知二字

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先慎

無以字盧文弼云張本有以字顧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

蚤絕之今田常之為亂有漸見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

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萌

季孫相魯子路為郈令○盧文弼曰家語致思篇作蒲宰先慎魯以五月起眾為長溝當

此之時○先慎曰各本時作為據子路以其私秩粟為漿飯○先慎曰要作溝者於五父

之衢而食之○先慎曰御覽二十四及一百九十五八百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

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為乃食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為仁義乎

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食民

其不可何也○先慎曰各本無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

不知禮也女之食之為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

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

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止徒役而滄之○先慎曰各本止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

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也以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蚤禁於未形而子路不

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況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侵也則必無劫弑之患矣

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喬華士昆弟二人者○顧廣圻曰論衡非韓篇

注引此士作任先慎曰御覽六百四十五引喬作橋無者字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

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執而殺之○先慎曰

乾道本作使吏執殺之盧文弨云執下脫而字荀子注引有先慎紫荀子注引無吏字御覽引作使執而殺之今據改以為首誅周公旦從魯聞之

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議

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

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

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為望用不仰

君祿雖賢不為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

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為君乎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所以教於國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卻之

不止○先慎曰御覽引卻作引止作至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獲之所願託其足

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為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為世之

賢士而不為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誅

之一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喬○先慎曰北堂書鈔四十五引者下有名字太公望聞之往請焉

三卻馬於門而狂喬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當是時也周公旦在魯馳往止之比至已誅

之矣周公旦曰狂喬天下賢者也夫子何為誅之○先慎曰北堂書鈔引無夫子二字太公望曰狂喬也

也○先慎曰字衍文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先慎曰北堂書鈔引議作義二字古通吾恐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為首誅

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之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託足以旋其軫也○先慎曰乾道本託

上有許字以旋二字作於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許字於作以旋今據改

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為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

○先慎曰事類賦二十三引無之字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千金之鹿者何也○先慎曰各本千字作一無

九十三御覽八馬為人用而鹿不為人用也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

在衛雖辯智亦不為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薛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樂子者曰陽胡潘其於王甚重○先慎曰御覽七百五十四引潘其作潘者而不



為薛公薛公患之於是乃召與之博予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先慎曰令俄又益之

人二百金方博有聞謁者言客張季之子在門○先慎曰張榜本無之子二字公怫然怒撫兵而授謁者

曰殺之吾聞季子不為文也立有聞時季羽在側○顧廣圻曰季羽未詳先慎曰時字疑衍曰不然竊聞季為

公甚顧其人陰未聞耳乃輟不殺客而大禮之○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盧文弨云張本有今據補曰曩者聞季之

不為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為文也豈忘季哉告廩獻千石之粟告府獻五百金告駙私殿

獻良馬固車二乘因令奄將宮人之美妾二十人并遺季也樂子因相謂曰為公者必利

不為公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為公因私競勸而遂為之○先慎曰乾道本私作斯案私斯是樂子兄弟見薛公遺季因私相勸勉為薛公斯字誤今據改薛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害不得生沉錯之人

主乎夫馴烏者斷其下○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銅作領下有焉斷其下領五字今據御覽九百二十事類賦十九引增刪則必恃人而

食○先慎曰事類賦恃作待焉得不馴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

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服

二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先慎曰惑其知見人惑之不知見人匿之字失韻疑誤

其無欲見人司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為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慎

而言也人且知如○俞樾曰知當作和字之誤也和與下隨字相為韻下慎而行也人且文臣與意賦與行皆相為韻若作知則首句失其韻矣

隨如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如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如女有知也。人且臧如女無知也。人且行如故曰：惟無為可以規之。

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慎？○先慎曰：乾道本。田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

之子。謹周子廩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先慎曰：漢藝文志道家

先韓子韓子稱之師古注別錄云：鄭人不知其名。袁淑真隱傳鄭長者曰：田子方。○先慎

隱德無名著書一篇言道家事韓非稱之。世傳是長者之辭。因以為名。曰：田子方。○先慎

本無曰：字顧廣圻云。今本有曰：字今據補。知欲為廩而未得。所以為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一曰：齊宣王問弋

於唐易子。○顧廣圻曰：漢書古今人表中。上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廩。王曰：何謂

謹廩？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其不謹廩也。○先慎曰：乾道本無其字

今據補。故曰：在於謹廩也。王曰：然則為天下何以異此廩？○先慎曰：乾道本王作故。異作為

王下為字作。異今據改。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為廩乎？對曰：鄭長者

有言曰：夫虛靜無為而無見也。其可以為此廩乎？

國羊重於鄭君。○先慎曰：乾道本連。聞君之惡已也。侍飲。因先謂君曰：臣適不幸而有過

願君幸而告之。臣請變更。則臣免死罪矣。客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太息。左右引王之說之曰：先告客以為德。○盧文昭曰：秦本作

容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太息。左右引王之說之曰：先告客以為德。○顧廣圻曰：向有誤

俞樾曰引當作以曰當作日皆字之誤也隸書以字或作卧因誤為引矣

蓋因客說宣王宣王說而太息故左右以王之說之日先告客以為德也

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獻玉珥以知之一曰薛公相齊威王夫人死

廣圻曰齊策無威字楚策云楚王后御覽六百二十六七有十孺子皆貴於玉先慎曰各本有上有中字據

死未立后也謂昭魚曰云云不同御覽六百二十六七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為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

引刪又御覽注云所窺者凡十人當亦本書舊注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為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

於玉而重於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王

置之先慎曰乾道本勸下有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於是為十玉珥而美其一

慎曰張煬之字先慎紫北堂書鈔三十一引亦無之字今據刪於是為十玉珥而美其一

本玉誤王而獻之玉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為夫人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行與之間有所言顧廣圻曰六字為曰寡人將相子甘茂

之吏道穴聞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道作通誤策穴誤作而當以告甘茂先慎曰

上有曰字顧廣圻云今此訂先慎曰吳師道策補云韓非子道而作道穴以告甘茂乾道本以

本無曰字策無今據刪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安更

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池乃逐之一曰犀首

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犀首曰衍人臣也

先慎曰乾道本衍下有其字臣下

有者字盧文昭云其字者字一本無今據刪不敢離主之國居期年犀首抵罪於梁玉逃而八秦秦王甚善之

樗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

樗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

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

於是樗里疾已道穴聽之矣○先慎曰乾道本已作也據張榜本趙本改見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先慎曰乾

見字盧文昭云一犀首為將於是日也郎中盡知之於是月也境內盡知之○先慎曰乾

本有見字今據補拾補作月盧文昭云日字諺顧○先慎曰道由也言

廣圻云日當作月今依拾補改王召樗里疾曰是何匈匈也何道出○先慎曰道由也言

韓何由出此言也樗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言也其犀首何哉樗里疾曰犀首也羈

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衆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諸侯矣○先慎曰張榜本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而無當○先慎曰乾道本而上有通字盧文昭云通

張榜本而誤有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

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千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盛水○先慎曰乾道本有下

文昭云半字凌本無乘則人孰注漿哉今為人主而漏其群臣之語○先慎曰乾道本主

藏本作盛今據刪改是猶無當之玉卮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為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

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一日堂谿公

見昭侯曰○先慎曰藝文類聚七十三御覽三百今有白玉之卮而無當有瓦卮而有當

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卮堂谿公曰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

堂谿公曰為人主而漏泄其群臣之語譬猶玉卮之無當也○先慎曰各本無也字據藝文類聚御覽引補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卧惟恐夢言泄於妻妾

申子曰○先慎曰舊連上今提行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為天下主○顧廣圻曰主當作王與

上文明

三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縣幟甚高然而不售酒酸○先慎曰各本然而作著

然盧文昭云著然孫云文選與滿公琰書注引作然而先慎○先慎曰各本然而作著案藝文類聚九十四御覽八百二十八引並作然而今據改怪其故問其所知閭長者楊

倩○先慎曰乾道本閭作問趙本脫拾補作問盧文昭云閭字脫選注有意林同顧廣圻云當作閭韓詩外傳云問里人說苑晏子春秋同先慎案盧顧說是藝文類聚御覽引

並作閭今據補藝文類聚引倩作青下同倩曰汝狗猛耶曰○先慎曰藝文類聚御覽引並有狗猛則酒何故

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罍而往酤而狗過而齧之○先慎曰拾補齧下旁注齧字案說文無齧字

齧齧也齧噬也明此作齧是下文趙○先慎曰拾補明作輔盧文昭云文選注引有本亦誤作齧藝文類聚引迺作迎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先慎曰藝文

猛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先慎曰拾補明作輔盧文昭云文選注引有輔顧廣圻云明字是韓詩外傳七云欲白萬乘

之士白明也荀子外傳多言白其義皆同先慎案顧○先慎曰乾道本無曰字顧廣大臣為猛狗迎而齧之此人主之所

以蔽賢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曰○先慎曰乾道本無曰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曰字今據補治國

最奚患對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為社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

其間掘穴託其中燠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阨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

出則為勢重而收利於民人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間主之情以告外內為重諸臣百

吏以為富○先慎曰富當作輔聲之誤更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顧廣圻曰不當作

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說范云則為人主所察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

柄而擅禁○先慎曰乾道本禁下有禦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明為己者必利而不為

己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為猛狗而齧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為社鼠而間主之情○

廣圻曰藏本今本情下有矣字誤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亡乎一日宋之酤酒者有莊氏

者其酒常美或使僕往酤莊氏之酒其狗齧人使者不敢往乃酤他家之酒問曰何為不

酤莊氏之酒對曰今日莊氏之酒酸故曰不殺其狗則酒酸一日桓公問管仲曰○先慎曰

一曰二字桓下提行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桓上有一曰治國何患對曰最苦社鼠夫社木

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燠之則木焚灌之則塗阨此所以苦於社鼠也今人君左右出則為

勢重以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謾侮蔽惡以欺於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據而有之

○顧廣圻曰危當作安說見上此亦社鼠也故人臣執柄擅禁明為己者必利不為己者

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則術不行矣○先慎曰說本晏子春秋內

安據連文失其請者改之耳篇問上桓公管仲作景公晏

子

子堯故傳天下於舜。蘇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蘇

於羽山之郊。○顧廣圻曰：依下句當行殺字。先慎曰：下句誅字乃流字。共工又諫曰：孰以

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流共公於幽州之都。○先慎曰：各本流作誅，據

書孟子並作流。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

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曰：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

荆莊王有茅門之法。○孫詒讓曰：茅門，下作茆門。說苑至公篇與此畧同。亦作茅案。茅門

世家：葉茅闢門，即春秋定二年經之雉門兩觀也。諸侯三門，庫雉路外朝在雉門外。茅門

之法，廷理掌之。即周禮秋官司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也。天子諸侯三朝皆有廷士，理字通

先慎曰：諫說茅即弟之誤是也。御曰：群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蹠踐雷者，廷理斬其輶。戮

覺六百三十八引正作弟可證。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蹠踐雷，廷理斬其輶。戮其御。太子怒。○先慎曰：怒廷

理之執法也。人為王泣曰：為我誅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

焉可誅也。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尚校也。○盧文弨曰：尚上同。校疑

陵上先慎曰：此當作下。校尚傳寫誤倒耳。下校尚謂下亢上也。國策秦策足以校。臣乘君

於秦矣。高誘注：校，猶亢也。校尚誤倒說苑。乘作棄。校作陵。皆劉向所易。未可據。則主失威下尚校，則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於是太子乃還走避

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請死罪。一曰：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於茆門。天雨，廷

中有滌太子遂驅車至於荏門○孫詒讓曰說苑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外廷理曰○顧廣圻曰說苑云少師慶車不

得至荏門非法也○先慎曰至荏門三字當重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須無滌遂驅之廷理舉笏而擊其

馬敗其駕太子人為王泣曰廷中多滌驅車至荏門廷理曰非法也舉笏擊臣馬敗臣駕

王必誅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先慎曰北堂書鈔三十六後有儲主而不屬於矣○

文昭曰說苑作少君在後而不豫下於矣二字衍凌本無先慎曰北堂書鈔引有於矣二

字於與賢聲相近古通假文子上仁篇於與賢韻於矣猶賢矣此楚王贊美廷理也書大

禹謨傳自賢曰於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於下云於借為賢亦通是真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先慎曰御覽六百三十六引二作三

而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

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為不足仕則寡人力能任子請進爵以子為上卿乃

進田萬頃薄子曰疑之母親疑以疑為能相萬乘所不究也○先慎曰寃與篠同荀子賦論克盈太字而不究楊注寃

篠然疑家巫有蔡姬者疑母甚愛信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顧廣圻曰疑信字當衍

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決之於蔡姬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為能相萬乘

而不究也論其親則子母之間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姬也今疑之於人主也非子母之

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姬人主之蔡姬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

也○先慎曰乾道本無所字顧廣補繩之外與法之內也○先慎曰乾道本無所字顧廣補繩之外與法之內也



也不相受也。○先慎曰張榜本此下有如一曰衛君之晉謂薄疑曰吾欲與子皆行薄疑

曰媼也在中請歸與媼計之衛君自請薄媼曰。○顧廣圻曰藏本重薄媼二字疑君之臣也君有意從之

甚善衛君曰吾以請之媼。○先慎曰媼許我矣薄疑歸言之媼也曰衛君之愛疑奚與媼

○先慎曰乾道本無愛字顧廣圻云藏本無愛字今本有依下文當補今據增媼曰不如吾愛子也衛君之賢疑奚與媼也曰不

如吾賢子也媼與疑計家事已決矣乃更請決之於卜者蔡媼。○先慎曰乾道本無更字

今衛君從疑而行雖與疑決計必與他蔡媼敗之如是則疑不得長為臣矣

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誦之其聲反清徵者乃教之。○顧廣圻曰謂當作先慎

呼中宮徐呼中徵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謂教。○顧廣圻曰謂當作先慎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

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先慎曰乾道本吾作五據趙本吳子

出之其妻請其兄而索之。○先慎曰乾道本無八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其兄曰吳子為

法者也其為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嘉然後行之子母幾索入矣。○先慎

索入謂母望索入也史記晉世家母幾為君呂不韋傳則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先慎

子無幾得與長子索隱云幾猶望也此文語意正與相同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先慎

有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荆也一日吳起示其妻以組曰子為

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之。○先慎曰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為組令之如是而今也

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若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衣而歸。○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顧廣

圻云衣當作夜先慎案顧說非御覽四百三十又八百十九八百二十六引並有而字今據補北堂書鈔三十六引無而字陳禹謨據誤本改之也其父往請之

吳起曰：起家無虛言。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庖，酒豆肉集於宮壺，酒不

清。○先慎曰壺當作壺形近而誤酒飲也生肉不布。○先慎曰左昭十殺一牛徧於國中言不獨食一歲

之功，盡以衣士卒。○先慎曰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

刑罰，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視事，有罪

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而戰之者

殺之也。民之從公也，為慎產也。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為從公矣。○孫詒讓曰慎讀為

迎殺迎當為逆慎產者言文公所言之事皆是順其生之事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

對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奈何。狐子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

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為期。後期者，行軍法

焉。於是公有所愛者，曰顛頡。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先慎曰不行法則失信行

法則失貴重之臣故憂而不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顛頡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顛頡

之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伐

原克之○盧文弨曰張伐衛東其詘○顧廣圻曰與左傳不同呂氏春秋簡選篇亦云東

衛之詘○顧廣圻曰商君書賞刑篇反鄭之埠東衛之詘

取五鹿攻陽勝號○顧廣圻曰陽當曹南圍鄭反之隄○王渭曰

之義○先慎曰乾道本成作城盧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狐偃之謀假

夫瘞疽之痛也非刺骨髓則煩心不可支也非如是○顧廣圻曰如不能使人以半寸砥

石彈之今人主之於治亦然非不知有苦則安欲治其國○先慎曰乾道本無國字顧廣

非如是不能聽聖知而誅亂臣亂臣者○先慎曰乾道本不重亂臣二字顧廣必重人重

人者必人主所甚親愛也人主所甚親愛也者是同堅白也夫以布衣之資欲以離人主

之堅白所愛是以解左辭說右辭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以作猶誤按此當重是身

必死而說不行者也○顧廣圻曰趙本作以不誤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四

長沙王先慎

外儲說右下第三十五

○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字顧廣圻云今本有下字今據補

一賞罰共則禁令不行

故曰共也

何以明之以造父於期

既善馭馬

又能忍渴及至彘趨

誤得先慎曰趙本渴作竭亦誤

子罕為出彘

罕行罰一國畏之因纂君亦威彘出彘之類也

田恒為圃池

擅行賞人歸之因裁簡公亦分圃池之比也

故宋君簡公弑

患在王良造父之共車田連成竅之共琴也

則曲不成君臣共賞亦由是也

二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

法曲則亂

君明於此則正賞罰而非仁下也

今本非上有而字今據增今本仁下作不仁誤

爵祿生於功

功立則

誅罰生於罪

罪著則

臣明於此則盡死力而

非忠君也

上文而當作非先慎曰乾道本無非字顧廣圻云今本而下有非字按依

於不忠則可以王矣

○先慎曰上欲治強則必正法故不

昭襄知主情

但當自求理以警責也百姓但當仰

君亦不須曲為愛故君而不發五苑

應侯欲發蔬果以救飢人昭

田鮪知臣情

蓋因不須

私忠於

故教田章自富利君身自利也而公儀辭魚以為違法受魚則失魚故不受

也

○盧文昭曰上張本作士顧廣圻曰藏本上作士按此當作下先慎曰上字不誤上謂

也

上古也蘇代非齊潘壽言禹是一橫說一豎說兩事比勘語極明顯張榜本亦誤作士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韓非子集解

卷十四

埤葉山房石印

而居者不適不顯故潘壽言禹情欲媚子之故謂燕王言禹傳位人主無所覺悟○先慎

悟作寤方吾知之故恐同衣於族而況借於權乎方吾知人皆知己不與同服者共車同族

乎○顧廣圻曰衣於吳章知之故說以佻而況借於誠乎趙王惡虎目而壅明主之道王

當作於衣舊注未諱中虎目而惡之左右或言平陽之目甚於虎目遂殺言者○王如周行人之卻衛侯也衛

先謙曰注王下奪觀字先慎曰趙本注平陽君之目目諱自君名辟疆行人以辟疆天子同號故不令朝改名

然後納之○先慎曰注衛侯張榜本趙本並作君四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

慎曰乾道本注仁作人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子率以正故明主治吏不治民吏治

誤今據張榜本趙本改矣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網之綱搖木本則萬本動引網綱則萬目張吏正故失火之嗇夫則民

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明主執契亦然

二字舊注誤入正文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驚馬○先慎曰張榜牽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

持筴則馬咸驚矣○顧廣圻曰此十九是以說在不復出此當衍其一也椎鍛平夷榜

槩矯直不然敗在淖齒用齊戮閔玉李兌用趙餓主父也○先慎曰

五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踞轅而歌以上高梁也其患在趙簡主稅吏請輕重主欲稅吏問輕重主不自定其輕重之

節曰勿輕重而已吏因擅意因以富薄疑之言國中飽簡主喜而府庫虛百姓餓而姦

吏富也故桓公巡民而管仲省腐財怨女公巡人見有飢人及老而無妻者以告仲曰國有腐財則人飢官有怨女則人老而無妻也

不然則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為之泣也前礙飾後礙錯既不得前卻遂旁而快造父見之泣猶賞罰失必致敗也

○先慎曰注乾道本得上有後字今從趙本刪

右經

一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意所欲馬必隨之也恣欲於馬者擅轡筴之制也以轡筴專制之故馬

不違也然馬驚於出彘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筴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彘也威分於出彘也彘亦今馬可畏故曰

分王子於期為駙駕轡筴不用而擇欲於馬○先慎曰此下當更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駙馬敗者○顧廣圻曰馬當作駕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故王良造父天下

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咤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

故也○孫詒讓曰革勒古字通說文勒馬頭絡銜也詩小雅芻蕭筆革冲冲傳革轡首也革即筆革亦即勒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先

慎曰依上文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擲下○先慎曰各本擲作擻拾補引孫詒讓云文選琴善上有之字賦注引作擻顧廣圻云當依選注引作擻先慎按

說文摩一指按也今據改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先慎曰乾道本無共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亦下有共字今據增夫以王良造父之

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為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

曲○先慎曰依上文人主又安能與其臣共勢以成功乎○先慎曰乾道本無其字拾

琴上當脫鼓字補有盧文昭云脫今據補

曰造父為齊王駙駕渴馬服成

令馬忍渴百日服習之故成也

效駕園中渴馬見園池去車走池駕敗王

子於期為趙簡主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彘伏溝中

先慎曰乾道本無彘字顧王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王

子於期齊轡笑而進之彘突出於溝中馬驚駕敗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

先慎曰與當作予說文與黨與也予推予也義別下文作予二柄篇亦作予不誤

民之所喜也君

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

於是大臣畏之細民歸之處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故子罕為出彘以奪其君國

罕用刑服

國是由出彘用威懼馬為諂馬文昭曰注用威懼馬為諂馬

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斂而殺戮民田成恒設慈愛明寬厚

先慎曰經無成字成乃其謚此作成恒

復呂氏春秋慎勢篇淮南子人聞訓同並誤

簡公以齊民為渴馬不以恩加民而田成恒以仁厚為園池也

濟物猶園池也盧文昭曰注猶張本作由與上注同

仁

齊王

服成二字當行

王曰效駕於園中造父驅車入園馬見園池而走造父不能禁造父

以渴服馬久矣今馬見池驛而走

先慎曰說文驛馬突也字亦作駢

雖造父不能治今簡公之法禁其眾

久矣而田成恒傾園池而示渴民也

一曰王子於期為宋君為千里之逐

已駕察手吻文

顧廣圻曰未詳先慎曰手當為毛之誤馬欲馳其毛先豎至今猶然察毛吻文謂察馬之毛與吻文也漢書王褒傳傷吻散策而不進於行說文

吻口邊也此言毛色動則吻不至於傷是其所駕之馬本欲馳也故下云且發矣於期因拊而發之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繼引而卻之馬

掩迹拊而發之彘逸出於竇中○先慎曰逸當馬退而卻策不能進前也馬驛而走轡不

能止也○先慎曰乾道本止作正盧一曰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子者民之所好也

○先慎曰乾道本當作賀張榜本作賞御覽君自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

之於是戮細民而誅大臣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期年民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也○先慎

引殺○先慎曰常拾補作恒按常字作死故一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法不能禁也故曰子罕為出彘而田成常為

圓池也○先慎曰常拾補作恒按常字令王良造父共車○先慎曰趙本人操一邊轡而

入門閭駕必敗而道不至也○先慎曰令田連成毅共琴人撫一絃而揮則音必敗曲不

遂矣

二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為王禱○先慎曰下公孫述出見之人賀王曰百姓乃

皆里買牛為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嘗之人二甲○先慎曰注意

字而用兩義以申其說矣案嘗之人二甲者謂量其人二甲也國語齊語嘗相其質高注

謂里人計里買牛之力量之可以出二甲夫非令而擅禱者○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

非里中人人二甲也下文屯二甲即其義○先慎曰乾道本有今據補是

愛寡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

韓非子集解 卷十四 三 埽葉山房石印



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為治一曰秦襄王病百姓為之禱病愈殺牛塞禱○先慎曰塞賽義同史記封禪書冬

賽索隱賽謂報神福也漢書賽並作塞郎中閻過公孫衍出見之曰非社臘之時也奚自殺牛而祠社怪而

問之百姓曰人主病為之禱今病愈殺牛塞禱閻過公孫衍說見王拜賀曰過堯舜矣王

驚曰何謂也對曰堯舜其民未至為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故臣竊

以王為過堯舜也王因使人問之何里為之訾其里五與伍老屯二甲屯亦罰也○先慎曰屯無罰義一切

經音義一引字書云屯亦邨也一邨之中或里正或伍老量出二甲閻過公孫衍媿不敢言居數月王飲酒酣樂閻過公孫

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為過堯舜非直敢諛也堯舜病且其民未至為之禱也今王病

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乃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臣竊怪之王曰子何故不知

於此彼民之所以為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為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為我用者也吾釋勢與

民相收若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為我用也故遂絕愛道也○先慎曰乾道本釋勢作道勢顧廣圻云吾適勢句絕與

民相收若是句絕吾適不愛不字當衍而民因不為我用也因當作固此以適勢適愛相

對藏本今本勢上適字作釋非俞樾云藏本作吾釋勢與民相收當從之上文云彼民所

以為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為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為我用者也是言君民之間本是以勢

相制若釋勢而用愛則吾適有不愛民遂不為我用矣故不如絕愛道為得也文義本甚

分明因釋適聲近又涉下句有適字故乾道本誤為適勢

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

謂草木著地而生也○俞樾曰著字衍文蓋涉下文今發五苑之蔬草者而於草下行者字又因草字及下蔬菜字

皆從艸遂又誤者為著耳注謂草木著地而生殊為曲說先慎曰俞說是藝文類聚八十七御覽四百八十六九百六十四九百六十五事類賦二十六初學記二十八並引無著字草作果無下果字因誤衍已久姑存之蔬菜橡果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

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果者先慎曰乾道本果作草拾補作果盧文昭云張本作草顧廣圻云今本草作果按下文云不如棄棗蔬

而治五異未詳先慎按作果者是也下文蔬蔬棗栗蔬草屬棗栗屬故此端文云蔬果若作草字則偏而不備下云棄棗蔬而治即其例經注云應侯欲發蔬果以救人蔬果

二字本此是注所見之本尚不誤顧氏未之審耳改從今本御覽引作果蔬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

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棄棗蔬而治一曰令發五苑之蔬蔬棗栗足以活

民是使民有功與無功互爭取也先慎曰各本使作用功夫生而亂不如死而治大夫

其釋之先慎曰白孔六帖卷九十九引韓子秦飢應侯曰秦王五苑之棗栗足以活人請主發與之惠王依之疑一曰以下脫文惠當為昭之誤

田鮪教其子田章曰先慎曰乾道本連上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國一

曰田鮪先慎曰御覽八百教其子田章曰主賣官爵臣賣智力故曰自恃無恃人先慎曰

各本無曰字慎曰

據御覽引補

公儀休相魯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儀休作孫儀誤韓詩外傳三有先慎曰白孔六帖

子道應訓作公儀子高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先慎曰御覽事類賦引國作邦公儀子不受其

弟諫先慎曰韓詩外傳與此同淮南子作弟子誤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天即

弟諫此同淮南子作弟子誤

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雖嗜魚此不必能自給致

我魚○盧文弨曰自給二字張本無顧廣圻曰自當作日先慎曰韓詩外傳淮南子無致不考而改自為日終不可讀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長自

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為己者不如己之自為也

三○先慎曰乾道本連子之相燕貴而主斷蘇代為齊使燕王問之曰齊王亦何如主也

對曰必不霸矣燕王曰何也對曰昔桓公之霸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管仲○先慎曰乾道本無管字

顧廣圻云藏本今桓公被髮而御婦人日遊於市今齊王不信其大臣於是燕王因益大

信子之子之聞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聽其所使之○王謂日之字一曰蘇代為秦使

燕見無益子之則必不得事而還貢賜又不出於是見燕王乃譽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若

是之賢也則將必王乎蘇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愛不均燕王

曰其亡何也○顧廣圻曰藏本曰昔者齊桓公愛管仲置以為仲父內事理焉外事斷焉

舉國而歸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

之天下未之聞也於是明日張朝而聽子之潘壽謂燕王曰○顧廣圻曰燕策作鹿毛壽

甘陵縣本名屠索隱云春秋王不如以國讓子之所以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

後語亦作屠毛壽又引此

由必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

則是王有讓子之名而與堯同行也於是燕王因舉國而屬之○先慎曰乾道本無是字顧廣圻云今本於下

有是字誤按此當依策行於字屬下補字字先慎子之大重○先慎曰拾一日潘壽闕者○先慎曰拾

文昭云藏本張本作闕燕使人聘之潘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先

慎曰問何對曰古者禹死將傳天下於益啟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啟今王信愛子之將

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懷印為子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為

慎曰顧說非為字王不幸棄群臣則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

之子之大重夫人主之所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侯之士徒皆私門之黨也人主

之所以自羽翼者巖穴之士徒也○先慎曰乾道本羽翼作淺媯拾補作羽翼虛文昭云

傳太子相四皓高帝曰羽翼已成則巖穴之今巖穴之士徒皆私門之舍人也是何也奪

褫之資在子之也○先慎曰乾道本褫作號顧廣圻云號藏本作號今本作褫按此未詳

果云褫解也褫字從衣旁乾道本譌作号旁藏本故吳章曰人主不佯憎愛人佯愛人不

得復憎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一日燕王欲傳國於子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

天下於益己而以啟人為吏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啟

也已而啟與友黨增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啟自取之也此禹之不  
及堯舜明矣今王欲傳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傳之而實令太子自取之  
也燕王乃收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遂重○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子之二字  
盧文昭云舊不重張本有顧廣圻  
云藏本重子之是  
也策有今據補

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先慎曰據  
經服衣也不與同族者共家○顧廣圻曰  
不上當有居

字先慎曰張榜本脫不字而況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其勢乎

吳章謂韓宣王曰○先慎曰乾道本連上  
今依張榜本趙本提行人主不可佯愛人一日不可復憎不可以佯憎

人一日不可復愛也○先慎曰佯愛人  
佯憎人皆當重故佯憎佯愛之徵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

明主不能復收而況於以誠借人也

趙王遊於園中左右以菟與虎而輟之輟而虎  
○先慎曰乾道本無之虎二字張榜本趙  
觀之二字此舊注誤入正文先慎按御覽九百七事類  
賦二十三引輟下有之虎二字虎字屬下讀今據增盼然環其眼○王渭曰盼當作盼  
環無注文顧廣圻云

先慎曰事類賦二十三引盼作盼亦非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

說文盼恨視貌盼盼二字形與盼近而誤

過此○先慎曰事類賦注引本書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  
注云平陽君王弟也今本脫

印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行人卻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開辟

疆土者天子之號辟疆未必能辟疆故曰虛也○先慎曰諸侯辟疆諸侯

事乎煨兩諸字皆涉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句而誤諸當作衛

四搖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徧左右拊其本而葉徧搖矣拊擊也臨淵而搖木鳥驚而

高魚恐而下善張網者引其網不一一攝萬目而後得一攝萬目而後得道本不重一

引增張榜本上句不字作若據誤本而改也則是勞而難引其網而魚已囊矣故吏者民

之本網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治吏猶引網理人猶張目

救火者先慎曰乾道本連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箠指麾而趣使人

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細民明主不躬小事

造父方禱先慎曰舊得有子父乘車過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得作時誤按得上

得與見二字往往相混史記趙世家踰年應歲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留侯世家果見穀

城山下黃石漢書見作得並其證也趙本改得為時非是顧氏疑得上有脫文亦失之

馬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父子推車先慎曰父請造父助我推車顧廣圻曰推造

父因收器輟而寄載之先慎曰輟援其子之乘乃始檢轡持筴未之用也而馬轡驚矣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驚作驚先慎曰驚字不誤轡當作又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

令使身佚○先慎曰乾道本使身二字倒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身使作使身今據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

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御之身雖勞猶不免亂○術則國之營策也○先慎曰拾補雖下有使字盧文昭云

張本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盧文昭曰致藏本作制

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為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

淖齒之用齊也擢閔王之筋李兌之用趙也餓殺主父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椎鍛榜檠

故身死為戮而為天下笑一曰入齊則獨聞淖齒而不聞齊王入趙則獨聞李兌而不聞

趙王故曰人主者不操術則威勢輕而臣擅名一曰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

王不一以數日之間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即遽請於王

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顧廣圻曰下文無斗參作升石按此未詳孫詒讓曰商子定

分篇主法令之吏謹其右券木押以室藏之封以法令之長印此王自聽計計不勝聽罷

食後復坐○顧廣圻曰罷食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群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

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群臣有為勸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吏盡掄刀削其押券升石

之計○孫詒讓曰升石當依上作斗石斗升隸書形近而誤王自聽之亂乃始生一曰武靈王使惠文王莅政李兌

為相武靈王不以身躬親殺生之柄故劫於李兌

五茲鄭子引輩上高梁而不能支茲鄭踞轅而歌前者止後者趨輩乃上使茲鄭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絕力至死○先慎曰拾補至作致盧文昭云張本作至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至作致誤輩猶不上也今身不至勞

苦而輩以上者有術以致人之故也

趙簡主出稅○先慎曰乾道本稅下有者字今據御覽六百二十七引刪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

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先慎曰辭意未完當有脫文

薄疑謂趙簡主曰○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君之國中飽簡主欣然而喜曰何如焉對曰府庫

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

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桓公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

之傭未及反○先慎曰乾道本無及字趙本有御覽五百四十一引亦有今據補桓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管仲二

字顧廣圻云今本重先慎案御○先慎曰乾道本論畜積有腐棄之財則人飢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

善乃諭宮中有婦人而嫁之○先慎曰乾道本論下令於民曰○盧文昭曰曰張本作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日

作也誤先慎曰御覽引亦作曰丈夫二十而室○先慎曰御覽引二十作三十婦人十五而嫁一曰桓公微服而行於民

間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門稷

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臣必匱乏

婦葉山房石印



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言雕飾之○俞樾曰挑當讀為翟下文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注云馬有翟之文是也挑從兆聲與翟聲相

近故翟通作挑尚書顧命篇王乃挑類水鄭讀挑為濯詩大東篇挑公子韓詩挑作耀爾雅釋魚屬小者挑東家本挑作濯並其例也舊注不知挑即翟之假字而訓為雕飾誤矣先慎曰俞說是御覽七百四十六八百九十六引挑作

桃給補作桃盧文昭以挑字為為非也挑桃並翟之假借鈎飾在前約鈎使錯鍍在後鍍也

類賦二十一引鍍作綴馬欲進則鈎飾禁之欲退則錯鍍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而為

之泣涕曰古之治人亦然矣夫賞所以勸之而毀存焉罰所以禁之而譽加焉民中立而

不知所由言賞則有毀罰即有譽故不知其所由○先慎曰事類賦引民中立作猶人處急世注即字趙本作則此亦聖人之所為泣也一

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馬有翟之文前則有錯飾後則有利鍍○先慎曰乾道本脫下有字顧廣圻云藏

本今本則下有有字進則引之○先慎曰乾道本進上有笑字顧廣圻曰笑字不當有今據張榜

依上文當補今據增退則笑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腳造父

見之而泣○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拾補終日不食因仰天而歎曰笑所以進之也錯飾

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鍍在後今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

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民懼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為泣也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五

長沙王先慎

難一第三十六

難二第三十七

○先慎曰乾道本下行有難三第三十八六字顧廣圻云子目行當刪今

依顧校

難一第三十六

古人行事或有不合理韓子立義以難之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戰彼眾我寡為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繁

禮君子不厭忠信禮繁緝故曰繁禮唯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偽非諸詐不能制勝故曰不厭詐偽也君其

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眾我寡為之奈何雍季

對曰焚林而田偷也苟且取多獸後必無獸○先慎曰乾道本無取字必上有不字顧廣圻云今本偷下有取字無不字先慎案此皆四字

向有取字無不字是也改從今本呂氏春秋孝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先慎曰

行覽義賞作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先慎曰乾道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先

俗故無復有忠信○先慎曰乾道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先

本注為作偽無作言據趙本改○先慎曰乾道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先

呂氏春秋云文公用咎○先慎曰乾道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先

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先慎曰乾道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先

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先慎曰乾道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先

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先慎曰乾道

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因小大緩急而對也○先慎曰乾道

本下因字作問顧廣圻云

坤葉山房石印

藏本同今本問作因誤按有當作在十字為一句先慎按顧說非問字涉上文而誤因大  
小緩急而對謂因其問之大小緩急而對也正承上凡對問者有因而言若作問字則文  
氣不屬改  
從今本 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

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強而

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

日之死不及○顧廣圻曰拔拂同字或當衍其一也先慎曰拔今日之死不及與孟子救

下而失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先慎曰詐詐

敵萬世之利也○先慎曰乾道本也字作而已二字拾補無而字盧故曰雍季之對不當

文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偽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先

慎曰乾道本下謂字作請顧廣圻云今本請作謂先慎按作謂是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

言舅犯謂詐其敵非謂詐其民也請乃謂字形近而譌改從今本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

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

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

出於詐偽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

而先賞文公之霸也不亦宜乎○先慎曰乾道本無也字盧文昭云此二仲尼不知善賞

向乃述仲尼之語也字脫藏本有今據補

也仲尼不知善賞  
妄歎宜哉乎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暮年則畝正相謙故正也○先慎曰藝文類聚十一引作暮年而耕者讓畔河濱之漁者爭

坻坻水中高地舜往漁焉暮年而讓長○先慎曰藝文類聚引而下有漁者二字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苦窳惡也舜

往陶焉暮年而器率○先慎曰藝文類聚引器下有以字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非大人之事○先慎曰趙本無注盧

文召曰而舜往為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處苦而民從之○顧廣圻曰藏張本有而舜往為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處苦而民從之

按藉借同字先慎曰顧說是上文耕漁陶三項此不當故曰聖人之德化乎○顧廣圻曰藏張本有而舜往為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處苦而民從之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為天子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堯在上容人為堯

聖者奈何○先慎曰乾道本無吾字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王

道本容作三改從趙本若堯以舜在上則自有禮讓何須舜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

今當舜又何德而化以化之○盧文昭曰而張本作之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

堅物莫能陷也○先慎曰乾道本無吾字物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曰下有吾字按依難

之矛陷子之楯兩子字與兩吾字又相照乾道本脫吾字耳難勢篇作譽其楯之堅文

法不同不得緣以為比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三御覽三百五十三引並有吾字物字今據

補難勢篇亦有物字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予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

能應也天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

且舜救敗暮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顧廣圻曰上有盡二天下過無已

者以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先慎曰乾道本以字在已者上拾補無者字虛文昭云

已字句絕以下屬者字當衍先慎按張榜本趙本以字在有字上是也謂天下之過不止

耕漁陶三者以舜壽之有盡而治無已之過則所止者寡矣因以字誤移於上而盧顧並

去者字非也今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今日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

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期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己○先慎曰言使民從己之令也乃躬親不亦無術

乎且夫以身為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驕下者庸主之所易也○顧廣圻

外儲說右篇云榜繫矯直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為政也○顧廣圻

管仲有病○先慎曰乾道本連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

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為君主味君惟人肉

未嘗○先慎曰乾道本無味君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主下有味君主三字今本有味君二

字先慎按藏本衍主字乾道本脫味君二字今依本增十過篇作為君主味君之

所未嘗食易牙燻其子首而進之○先慎曰子首趙本作首夫人情莫不愛其子○先慎

唯人肉耳○先慎曰子首趙本作首夫人情莫不愛其子○先慎

本情上有惟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惟字今據刪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妒而好內豎刁自宮以治內人情莫

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開方事君十五年○先慎曰乾道本開上有開字顧廣圻

之誤而行齊衛之閒不容數日行棄其母久宦不歸○先慎曰趙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

今據刪

聞之矜偽不長蓋虛不久言蓋藏詐事不可久也○俞樾曰矜字無義乃務字之誤言務

蓋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先慎曰而桓公弗行○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及桓

公死蟲出尸不葬○顧廣圻曰尸當作尸下同

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先慎曰度謂法度也所以去豎刁易牙者○先慎

本無去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去字先慎按有者是也下管仲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

也○先慎曰乾道本無欲字拾補且以

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

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姦

故為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姦不用於上臣有功者舉用之雖

有豎刁其奈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先慎曰乾道本脫君市二字依下文當補今據增君

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君有道則臣盡力

而姦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先慎曰數字

者之言下云管仲無度即○先慎曰一豎刁又至○先慎曰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

謂此度也數字淺人所增使去豎刁○先慎曰一豎刁又至○先慎曰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

所以身死蟲流出尸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寇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閒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

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貴而進論○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論字按進字當衍上文云第犯有二功而後論和

氏云然猶兩足斬而實乃論此論字之義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修通群臣輻湊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

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於後可賞賞可罰罰無所蔽塞安有不葬之患管仲

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也○顧廣圻曰弊讀為蔽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先慎曰御覽六百三十三引五人作四人高赫為賞首○顧廣圻曰赫他書作赦

先慎曰淮南汜論人閒訓說苑復恩篇漢書古今人表並作赫惟呂氏春秋孝行張孟談

覽作赦案赦即赫聲近而論當依此訂正史記趙世家作高共徐廣云一作赫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矣○顧廣圻曰藏

本同今本無家字誤先慎曰御覽引無家字呂氏春秋亦無不必有家字者是無家字者非也顧說泥吾群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

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先慎曰各本赫下有子字按子字有御覽引無今據仲尼聞

刪呂覽作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赫亦無子字是其證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為人臣者莫敢失禮矣○王渭曰此因學紀聞所謂事

在孔子後孔紉已辨其妄者也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群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

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

也尚誰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灌之白龜生龜

○先慎曰乾道本作白龜生龜拾補白作穴盧文昭云穴藏本作白

龜藏本作龜顧廣圻云今本曰作穴龜作龜按此當依趙策作白龜生龜說苑權謀篇同

大元經窮上九亦云白龜生龜蓋本於彼也先慎按龜與龜白與曰並形近而誤據盧顧

校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

襄子失罰也○先慎曰乾道本無失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下有失字今據補為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則賞今赫僅不驕

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臣有不驕僅合臣禮非有善可賞也○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

不加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

善賞

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

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

寡人也師曠曰啞歎息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盧文昭曰除當作塗淮南齊俗訓作欲塗公曰釋

之以為寡人戒○先慎曰淮南子此下有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羣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夫平公之不霸也疑此下

文脫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而陳其言善諫

不聽則遠其身者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

擊

堦葉山房石印



而親其體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夫為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

以待之○先慎曰此人臣之禮義也○先慎曰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

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顧廣圻曰夫為人臣者至此六十一字

此六十一字專指臣下言夫為人臣者至此人臣之禮也申上人臣之禮師曠非平公之

過至此大逆之術也申上逆上下之位又以嚴父不加於子反譬而喻之尤足見周秦間

且注家亦無此例也○臣行大逆平公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不可明也

不可明也○顧廣圻曰使主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棧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

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

或曰桓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故伊尹以

中國為亂道為宰于湯百里奚以秦為亂道為虜于穆公○先慎曰乾道本虜上無為字

句同兩于字當作干藏本今本虜上有為字先慎按有為字是今據補道由也道為虜干

穆公由為虜于穆公難二篇伊尹自為宰于湯百里奚自為虜于穆公○顧廣圻曰是

干之皆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之

誤

士將欲憂齊國

顧廣圻曰藏本欲作與今本欲與兩有皆誤

而小臣不行見

先慎曰行當作得

小臣之忘民也

曰小上

當脫是字

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內執會

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職受事名曰萌今小臣在民萌之衆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謂仁義

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有智能而道桓公是隱也宜刑德修而隱不為臣用故宜刑也

慎曰乾道本脫宜刑二字顧廣圻云今本有宜刑二字依下文當補善注未諱今據增

若無智能而虛驕於桓公是誣也宜戮小臣

之行非刑則戮桓公不能領臣主之理而禮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輕上侮君之俗教於齊

國也非所以為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義

靡笄之役

晉代齊也靡笄山名先慎曰注代當作伐

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

矣卻子因曰胡不以徇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卻子曰吾敢不分謗乎

或曰卻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救

先慎曰乾道本無則字顧廣圻曰藏

藏本今本有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則勸之以徇顧廣圻曰則作

則字今據補而按當作不可二字與上文不可救句相對先慎曰則下脫不勸之以徇是重不辜也

可二字耳顧刪則字亦非乾道本徇作殉據張榜本改下取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卻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

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卻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一斬之矣而卻子乃至是韓子之謗

已成而卻子且後至也○顧廣圻曰藏本夫卻子曰以徇不足分斬人之謗而又生徇

之謗徇既不辜是子言分謗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子字誤夫卻子曰以徇不足分斬人之謗而又生徇

下文云故曰卻子之言非分謗也蓋謗也今脫六字則文義不明也正與此應可以據補先慎曰俞說是昔者紂為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

分於紂之謗此助為虐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不得斬謂且望卻子之得之也

望卻子正今卻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君上同惡更何所望也○先慎故曰卻子之

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卻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為非也不道其所以為非而勸之以徇

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天下使民望絕於上○先慎曰望絕當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

得卻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

臣貴矣○先慎曰外儲然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

立以為仲父○顧廣圻管仲以賤為不可以治國○王涓曰故請高國之上以貧

為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疏為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貪以便治也

或曰○先慎曰軌道本連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主

令所如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是無君也謂擅出其令國無君不可以為

故曰不緣也

治若負桓公之威下桓公之令是臧獲之所以信也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後行哉當世

之行事都丞都丞宜官之卑者也○先慎曰注宦字趙本無盧文昭云脫之下徵令者不辟尊貴不就卑賤二官雖卑奉命微令

亦不以尊即避卑即就也故行之而法者雖巷伯信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誦乎民萌令管仲

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壽是非管仲貪欲富貴必闇而不知術也故曰管仲有失行

嘗略有過譽

韓宣王問於膠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膠留對曰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樓翟翟橫

也○顧廣圻曰樓翟樓鼻翟強也事見魏策舊注誤甚先慎曰說林上樓翟作屏首張儀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昭景楚之二姓今君兩用公

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與鄰國交私以示利故曰外市也則國必憂矣

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

霸成湯不王也潛王一用淖齒而身死乎東廟○先慎曰乾道本身作手盧文昭云手字

患身死即指潛王而言明手為身之誤拾補作身今從之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主有術兩用不為患○顧廣圻曰

主下有誠字誤無術兩用則爭事而外市○先慎曰乾道本重爭字盧一則專制而劫弑○顧廣

下當有用字今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鄢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減食之

患是膠留未有善以知言也○先慎曰有當作為

難二第三十七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顧廣圻曰與左傳不合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嬰

家貧○先慎曰且當作臣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

繫於刑晏子對曰踴貴而履賤○先慎曰踴即踴之俗字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景公造亡老反○

造讀為楚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

或曰晏子之貴踴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卒問而對非深思也亂國重典豈此不

察治之患也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苟不當雖少無以不當聞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

敗軍之誅以千百數猶且不止○顧廣圻曰藏本且作北今本且北兩有皆誤即治亂之刑如恐不勝而姦尚不

盡今晏子不察其當否而以太多為說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

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為治也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盧文昭曰非字意林無先慎曰意林脫非字

御覽四百九十七六百八十四八百四十五事類賦十七引並有非字公胡不雪之以政○先慎曰乾道本胡下有其字據

公曰善○先慎曰乾道本善上有胡其二字張榜本無藝文類聚十九御覽事類賦引並無胡其二字今據刪因發倉困賜貧窮論囹圄出

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平公乎胡不復遺其冠乎○先慎曰各本無其字及上乎公乎三字據藝文類聚御覽引補意

林冠上亦有其字

或曰○先慎曰乾道本連管仲雪桓公之恥於小人而生桓公之恥於君子矣○先慎曰

冠為恥君子使桓公發倉困而賜貧窮論固圍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

以遺義為恥也桓公宿義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義非為遺冠也○盧文弨曰非字衍顧廣圻

張榜本無非也二字不知上是雖雪遺冠之恥於小人而亦遺義之恥於君子矣○顧廣圻

文行為遺之誤而刪之也且夫發困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固圍而出薄罪者是不誅

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遺冠得賜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為非此亂之本也

安可以雪恥哉

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蠶○先慎曰各本孟作孟豐作鄴王引之云孟為孟字之誤也竹

伐邠史記周本紀文王敗者國明年伐邠作孟者借字顧廣圻云克今本作堯誤鄴他書

又作豐先慎案孟為孟之誤堯為克之誤御覽八十四引正作侵孟克莒舉蠶今據改

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解炮烙之刑○先慎曰

有請字案此承上請入洛西之地而言不當有請字淺人以下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

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或曰仲尼以文王為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

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為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為智未及此論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臣之力也君之力也先慎曰君之力也四字盧文昭云孫詒穀云文選四子講德論注引作臣之力邪君之力邪此脫四字顧廣圻云識下當有君之力也四字也讀為邪新序四作乎先慎案張榜本有君之力也四字今據補御覽六百叔向對曰管仲善割割賓胥無善削縫言損益若女工翦削彌縫隰朋善

純緣言增飾若女工之純緣也○衣成君舉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凡為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

大亦君之力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也字盧文昭云也字脫張本有今據補臣何力之有

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也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昔者宮之奇在虞僖負羈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

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叔處干而干亡先慎曰拾補干作孟盧文昭云藏本張本同或改作虞顧廣圻云今本干作于下

同按此未詳俞樾云干即虞也莊子刻意篇夫有于越之劍釋文引司馬云干吳也荀子勸學篇于越夷貉之子楊倞注干越猶言吳越淮南子原道篇干越生葛緇高誘注亦云

勸學篇于越夷貉之子楊倞注干越猶言吳越淮南子原道篇干越生葛緇高誘注亦云

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叔處干而干亡先慎曰拾補干作孟盧文昭云藏本張本同或改作虞顧廣圻云今本干作于下

同按此未詳俞樾云干即虞也莊子刻意篇夫有于越之劍釋文引司馬云干吳也荀子勸學篇于越夷貉之子楊倞注干越猶言吳越淮南子原道篇干越生葛緇高誘注亦云

勸學篇于越夷貉之子楊倞注干越猶言吳越淮南子原道篇干越生葛緇高誘注亦云

勸學篇于越夷貉之子楊倞注干越猶言吳越淮南子原道篇干越生葛緇高誘注亦云

干吳也是吳有干名而虞與云古同聲而通用桓十年左傳正義云諸云虞姬姓也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孫以為虞仲之後處中國為西吳後世謂之虞公然則虞之始封本為西吳蓋以別於荆蠻之吳因春秋經傳皆作虞而西吳之名廢矣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大陽吳山在西北有吳城周武王封太伯後於此是為虞公夫虞之故城謂之吳城是虞即吳也吳得稱于則虞亦得稱于也蹇叔處干即處虞也先慎按俞處秦而秦霸乾道本脫說是今本作于形近而誤或作虞者不知干即虞而改為虞也處字顧廣圻云今本有處字依上文當有今據補非蹇叔愚於干而智於秦也此有君與無臣也或改而顧廣圻曰臣當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昔者桓公宮中二市婦閭里門二百也先慎曰周策作宮中七市女閭七百被髮而御婦人得管仲為五百長失管仲得豎刁而身死蟲流出口不葬先慎曰尸當作戶以為

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為霸以為君之力也且不以豎刁為亂昔者晉文公慕於齊女而忘歸先慎曰乾道本志作亡盧文昭云亡張咎犯極諫故使得反晉國先慎曰乾道本無得字

盧文昭云得字脫一本有今據補故桓公以管仲命文公以舅犯霸先慎曰乾道本文公下無以字顧

當有今據補而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有司三請晉而優笑曰易哉為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優俳優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得

仲父之後何為不易乎哉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而優笑曰易哉為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得仲父之後何為不易乎哉



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為勞哉伊尹自

以為宰干湯百里奚自以為虜于穆公○俞樾曰兩以字皆衍文自由也言由為宰以干

亂道為宰干湯百里奚以秦為亂道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

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先慎曰乾道本逆作道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道索賢

不為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奚

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先慎曰乾道本脫以字顧廣以

刑名參之以事過於法則行○顧廣圻曰不過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

名收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焉佚哉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

人佚於使人者不然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難○先慎曰乾道本無得字顧廣圻云管仲不

死其君而歸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管仲之後奚處

易哉管仲非周公且周公旦假為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為天下計也為其職也

夫不奪子而行天下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不下有難字誤必不背死君而事其讐昔

死君而事其讐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國矣管

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且未可知也

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且未可知也

○張榜曰當云非周公旦亦以明矣然其賢與不賢未可知也盧文弨曰未字衍先慎曰張說是未上當有脫文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為湯武湯

武桀紂之臣也○先慎曰乾道本不重湯武二字顧廣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

居其上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為田常田常簡公

之臣也而弑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

非周公旦以明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旦下有然為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為湯武有

桀紂之危為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先慎曰下之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遽身哉○先慎

遠作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先

處誤雖當為唯之誤惟唯古通此承上起下之詞謂桓公任仲知不欺已則桓公能皆知不欺

已之臣乃惟管仲之不欺已因謂豎刁易牙亦不欺已遂以任管仲者任二人則桓公不

知欺與不欺亦明矣○王先謙曰今字蟲流出尸而

唯誤作雖遂不可讀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借豎刁易牙○王先謙曰今字蟲流出尸而

不葬○先慎曰尸當作戶乾道本不作作虛文詔云而字衍顧廣圻云今本作桓公不知

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

李克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人多李克曰語言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寃言苟且也

語言辨句絕說讀為悅孫詒讓曰滿阪云李克合作李克其治中山已見外儲說左下語

謂之膠言○選案蒲阪園據劉遠引李克書校正此即郵瑀此為百六十一引史記無此

文劉達所引未全此可以補之惟寃言義兩通廣雅釋詁云寃寃也

此李充書當各從本書昭二十一年左傳云小者不寃杜注云寃細不滿呂氏春秋通音蓋寃本為空虛不充滿之言引申之凡虛假不實者通謂之寃寃言者虛言不可信以為實下文寃貨者虛貨不可恃以為富也舊注釋為苟且蓋讀為桃愉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寃貨君子不聽寃言不受寃貨子姑免矣先慎曰乾道本于作之今據張榜本趙本改

或曰李子設辭曰夫言語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者謂之寃言辯在言者說在聽者言非聽

者也所謂不度於義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也下有則辨非說者也六字按此不當有非謂聽者必謂所聽也聽者非小人

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也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夫曰言語辨聽之說不

度於義者必不誠之言也入多之為寃貨也未可遠行也李子之姦弗蚤禁使至於計是

遂過也無術以知而入多人多者穰也穰豐多也雖倍人將奈何舉事慎陰陽之和種樹節四

時之適無早晚之失寒温之災則人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先慎曰乾

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和字先慎案私和二字形近而誤衍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

此與上不以小功妨大務句相對成文不應此多一字據藏本刪於織紝則入多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明於權計審於地

形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

外貨留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室器械周於資用不事玩好則入多人多皆人為也若

天事風雨時寒温適土地不加大而豐年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功盧文紹曰二物者

張本功作工

皆入多非山林澤谷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寃貨者無術之言也慎曰先

乾道本言作害顧廣圻曰

趙簡子圍衛之郭郭先慎曰郭郭同義郭當作附呂氏春秋貴直犀楯犀櫓立於矢石

之所不及簡子以犀為脅櫓而自卧之櫓楯類也郭附聲近而誤先慎曰乾道本無不字盧文昭云犀

先慎按盧說是今依拾補增不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烏乎先慎曰張吾之士數

弊也行人燭過先慎曰偽子華子去趙篇免胄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

弊者但君不能用之耳先慎曰乾道本脫士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上有士字先慎

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先慎曰呂氏春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

公沒惠公即位淫衍暴亂身好玉女先慎曰張秦人恣侵去絳十七里先慎曰呂氏

我遜去絳七十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受之先慎曰乾道本受作授顧廣圻云授圍衛取

鄴顧廣圻曰呂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取尊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先

慎曰乾道本能有士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士字士無弊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

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

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以此人是霸未見所以用人也文能以賞

韓非子卷之五

親立於矢石間石之所及此即承上而嚴親在圍輕犯矢石○先慎曰乾道本櫓作魯顧廣圻云藏本今

當有云作櫓字是今據改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犯難救親百人無一人言孝稀也今以為身處危而人尚可戰是以百族之

子於上皆若孝子之愛親也是行人之誣也能孝於親者尚百無一況於君百族而行孝哉是誣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百族之

子下有愛字誤先慎曰張榜本若作有乾道本注一作益據趙本改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百族之賞厚而信人輕敵矣○顧廣

上當有夫字刑重而必失人不比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失字長行徇上數百不一失○顧廣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失作人按此當衍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將眾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一

人之行○先慎曰乾道本一作失拾補行人未知用眾之道也○先慎曰乾道本無行字

字藏本今本有用字今據補

用字今據補

用字今據補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六

難三第三十八

難四第三十九

長沙王先慎

難三第三十八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糲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顧廣圻曰糲氏論衡非韓篇作糲是按氏是同字糲當依論衡作

摺字書無糲字史記酷吏傳云濟南糲氏漢書音義云音小兒痲病也即此姓龐當是其里也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觀民

衡作勸按此以觀為是觀示也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

伯入見問龐糲氏子○先慎曰乾道本無問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問字先慎按論衡亦有問字今據補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

皆君之所未嘗聞○顧廣圻曰論衡當作曾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或曰

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

聞之者以說善同於上者也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譽之所及也○善

俱當賞也○先慎曰乾道本及作力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力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

周於姦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貴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

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顧

廣圻曰王取魯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獨貴之不亦倒乎

文公出亡獻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先慎曰獻公

攻之惠實不得也○顧廣圻曰惠實及文公反國披未見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

即至惠實之難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披對曰君令不二除君之惡惟恐不堪○

慎曰乾道本無惟字顧廣圻云藏本今○蒲人翟人余何有焉○當時君為蒲翟之人無臣之

無臣之分○今公即位其無蒲翟乎且桓公置射鉤而相管仲君乃見之○盧文弼曰注

或曰齊晉絕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鉤之怨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棄

斬祛之罪桓公文公能容二子者也後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二子以不

忠之臣事不明之君○先慎曰乾道本以字在臣字下顧廣圻云○君不知則有燕操○子之

子罕田常之賊知之則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誅而自以為有桓文之德是臣讐而明

不能燭○顧廣圻曰藏本同○多假之資自以為賢而不戒則雖無後嗣不亦可乎○王先

子此言殆為楚魏○且寺人之言也直飾○非誠言也○先慎曰君令而不貳者則是貞於君

也死君後生臣不愧而後為貞○後字亦作復○盧文弼云復作後○注不字疑必顧廣圻云

今本復作後○按復後互誤生下當更有生字先慎按今本復作後是也此言君死後臣生

不愧如荀息立奚齊立卓子之類而後為貞若君朝卒而讐立遂臣事之非貞也此與下

義遂晦耳上後字不謊盧顧說並非改從今本○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貳

何如

人有設桓公隱者○先慎曰乾道本連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射○先慎曰乾道本射對

盧文弨云對藏本今從趙本提行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而遠士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

或曰管仲之射隱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遠而非優侏儒固人主之所與燕也則近優而

遠士而以為治非其難者也夫處勢而不能有其有○先慎曰乾道本勢作世盧文弨云

是也今而恃不去國○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國以一人之力禁一國

者少能勝之明能照遠姦而見隱微必行之令雖遠於海內必無變然則去國之海而不

劫殺非其難者也楚成王置商臣以為太子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難遂弒成王公子宰

周太子也先慎曰六微篇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州反○顧廣圻曰州讀分而為兩國此皆

非晚置太子之患也夫分勢不二庶孽卑寵無藉雖處耄老○先慎曰乾道本耄老作大

無藉謂所寵之人晚置太子可也然則晚置太子庶孽不亂又非其難也物之所謂難者

無借以權勢也必借人成勢而勿使侵害已○先慎曰乾道本無使字盧文可謂一難也貴妾不使二后

二難也○先慎曰二后猶並后也二難愛孽不使危正適專聽一臣而不敢隅君○顧廣

上依上下文當有可謂二字

圻曰藏



本同今本隅作偶按隅當作愚先慎曰隅偶形近易講詩柳維德  
之隅劉熊碑作偶是二字古人已誤者此隅當作偶顧說非 此則可謂三難也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先慎曰乾道本連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仲尼

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來遠魯哀

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先慎曰趙使宗廟不掃除

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為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

賜者三謂以大夫之業世賜與為寢也○先慎曰注世趙本故曰政在節財

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葉民有倍心○先慎曰乾道本葉作恐盧而說之悅近而來

遠○先慎曰乾道本說上有誠字顧則是教民懷惠惠之為政無功者受賞則有罪者免

此法之所以敗也法敗而政亂○先慎曰乾道本無政字顧以亂政治敗民未見其可也

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紹葉公之明○盧文昭曰紹凌本作答顧廣圻

詔告之以尚明之義而使之悅近而來遠是舍吾勢之所能禁而使與不行惠以爭民

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不作天下二字按非能持勢者也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從而

咸包而堯無天下矣有人無術以禁下恃為舜而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明君見小姦於

微故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於其所易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難下有者字為大者

於其所細也今有功者必當賞者不得君○顧廣圻曰得當作德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誅誅者不

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誅罰之皆起於身也○顧廣圻曰罰當作賞故疾功利於業○先慎曰拾補疾作習盧文弨

云張本作疾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疾作習誤而不受賜於君太上下智有之○顧廣圻曰智讀為知按此老子第十七章文此言太上

之下民無說也○盧文弨曰張本無民字安取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說以悅近來遠亦可舍已

哀公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此非功伐之論也選其心之所謂賢

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內比周也則三子不一日立矣哀公不知選賢其心之所謂賢故三子得任事燕子噲○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子作王誤賢子之而非孫卿○顧廣圻曰孫卿荀卿也其事未詳故身死

為僂夫差智太宰嚭而愚子胥故滅於越魯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是使哀公有夫差

燕噲之患也明君不自舉臣相進也○顧廣圻曰臣當作功不自賢○顧廣圻曰賢上當脫選字功自徇也○顧

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重功字誤自作相論之於任試之於事課之於功故群臣公正而無私○先慎曰乾道本正作政今據

趙本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景公以百乘之家賜而說以節財是使景

公無術以享厚樂○先慎曰以享厚樂乾道本作使智字之修藏本作使智之修改從今本而獨儉於上未免於貧也有君以

千里養其口腹則雖桀紂不侈焉齊國方三千里而桓公以其半自養是侈於桀紂也然

齊山房石印

而能為五霸冠者知侈儉之地也為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謂之劫不能飾下而自飾者

謂之亂不節下而自節者謂之貧○先慎曰依上文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食者禁力盡

於事歸利於上者必聞閭者必賞汙穢為私者必知知者必誅然故忠臣盡忠於公○先

乾道本公上有方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方字按句有誤先慎按方字衍然故即然則

也王引之經傳釋詞云故猶則也忠臣盡忠於上與民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勉於上○先

公上不當有民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勉於上○先慎曰乾道本注但然則說之以節財非其急者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下

之謂也知下明○顧廣圻曰也下當有脫文此知下明則云云哀公之無患也下文知下

耳則禁於微禁於微則姦無積○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禁於微按此當更有今據補姦無積則無

比周無比周則公私分公私分則朋黨散朋黨散則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知下明則見

精沐○王涓曰精沐二字疑孫詒讓曰精沐疑當為精忠說文見精沐則誅賞明誅賞明

則國不貧故曰一對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韓子以齊桓侈於桀紂猶未虧德形於翰

獄未必不由此也○先慎曰趙本無此注文盧文弨云張本有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間○先慎曰乾道本東作東顧廣圻云論衡東作聞婦人之哭撫

其御之手而聽之有聞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顧廣圻曰論衡絞異日其御

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不以法度而用智故曰多事也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先慎曰乾

必姦據趙本改論衡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先慎曰論衡成作城乾道本

非韓篇正作姦必注因作其○先慎曰論衡政不明度量恃盡聰明勞智慮○先慎曰乾道

據趙本改不察參伍之政作正二字古通不明度量恃盡聰明勞智慮○先慎曰乾道

折云藏本今本毒作盡按此以毒與勞對文先慎紫願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夫物衆

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因物以治物謂若因龍以治鱗蟲因鳳以治羽鳥

廣折云今本無則字俞樾云故則二字無義趙本刪則字當從之惟此文有從舊注羸入

者韓子原文當云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故因物以治物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故

因人以知人舊注於上句寡不勝衆云言智不足以徧知物也於下句寡不勝衆云言君

不足以徧知臣也傳寫誤入正文而又有錯誤遂參差而不可讀矣先慎紫俞說是則字

依趙本刪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形體不勞而

事治智慮不用而姦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必得之則羿誣矣羿雖善射見雀未必

○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羿字虛以天下為之羅則雀不失矣夫知姦亦有天羅不失其一

文昭云凌本重羿字今據刪而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已之曾察為之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

子產之謂矣

坤葉山房石印

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強左右對曰弱於始也今之如耳魏齊孰與曩之

孟常芒卯○盧文召曰常張本作嘗下同對曰不及也王曰孟常芒卯率強韓魏猶無奈寡人何也○顧廣圻

曰策下有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韓魏以攻秦其○顧廣圻左右對曰甚然中期伏瑟而對○

慎曰各本伏瑟作推琴顧廣圻云史記魏世家云中慎憑琴索隱云按戰國策作推琴春

秋後語中旗伏琴而韓子作推瑟說苑作伏瑟文各不同按索隱引此作瑟是也推當作

馮馮伏同字難二篇云師曠伏琴而笑之先慎曰王之料天下過矣夫六晉之時知氏最

素御覽四百五十九引作中旗伏瑟今據改曰王曰各本又率作而從灌以晉水城之未沈者

強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以伐趙○先慎曰各本又率作而從今據御覽改說苑亦作又率

三板知伯出魏宣子御韓康子為驂乘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吾乃今知之

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踐宣子之足肘足接乎車上

而知氏分於晉陽之下今足下雖強未若知氏韓魏雖弱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先慎曰其字

行○先慎曰乾道本連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時願王勿見之也

或曰○先慎曰乾道本連昭王之問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對也有過凡明主之治國也任

其勢勢不可害則雖強天下無奈何也而况孟常芒卯韓魏能奈我何其勢可害也則不

肖如如耳魏齊○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如字及韓魏猶能害之然則害與不侵在自恃而

已矣奚問乎自恃其不可侵○先慎曰下自字趙本則強與弱奚其擇焉○先慎曰乾道

盧文召云脫凌本重今據補作曰盧文召云曰字譌則強與弱奚其擇焉○先慎曰乾道

圻云藏本今本  
有則字今據補  
夫不能自恃  
○先慎曰乾道本夫不能  
而問其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申

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其昭王之謂也知伯無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水灌滅其

國  
○先慎曰其拾補作人盧文弨云其字謄先慎案盧說非其指韓魏言即上汾水灌安邑絳水灌平陽也此知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死頭為

飲杯之故也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強其末有水人之患也  
○先慎曰乾道本未作畏也作乎作也顧廣圻云畏字當有誤未詳先慎按畏未聲近而雖有左右非韓魏之二子也安

有肘足之事而中期曰勿易此虛言也且中期之所官琴瑟也絃不調弄不明中期之任

也此中旗所以事昭王者也中期善承其任未慊昭王也而為所不知豈不妄哉左右對

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可矣其曰甚然  
○盧文弨曰四字句則諛也申子曰治不踰官雖知不言今

中期不知而尚言之故曰昭王之問有失左右中旗之對皆有過也

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賞罰信於所見雖所不見其敢為之乎見

其可說之無證  
○先慎曰乾道本證上有說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下說字先慎按說字涉上文而行今據刪  
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

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不可得也

或曰廣廷嚴居衆人之所肅也晏室獨處曾史之所侵也  
○先慎曰侵趙本作慢古字通用  
觀人之所肅

非行情也  
○顧廣圻曰藏本且君上者臣下之所為飾也好惡在所見臣下之飾姦物以

同今本行作得誤

且君上者臣下之所為飾也好惡在所見臣下之飾姦物以

非行情也  
○顧廣圻曰藏本且君上者臣下之所為飾也好惡在所見臣下之飾姦物以

愚其君必也明不能燭遠姦見隱微而待之以觀飾行定賞罰不亦弊乎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五

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人主之

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胷中

以偶衆端而潛御群臣者也○先慎曰張榜本衆作重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

內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

言於室滿室言於堂滿室非法術之言也

### 難四第三十九

衛孫文子聘於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今子不後

寡君一等寡君未知所過也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

亡臣而不後君○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不重亡字按當依左傳云孫子必亡為臣而君行不後二字先慎曰按此相傳當日之語不同應各依本書為是亡臣即下

其所以亡其失所以得君也亡臣之亡請若忘孫子自忘己高為臣故與魯君並行而不違下文孫子君於衛而後不臣於魯正申亡臣而不後君之說顧氏依左傳改本書失本

書信過而不悛亡之本也

或曰天子失道諸侯伐之○顧廣圻曰伐當作代代之代為君也下文盡同故有湯武諸侯失道大夫伐之故有

齊晉臣而伐君者必亡。則是湯武不立。晉齊當作齊晉。孫子君於衛。廣折。

曰句。而後不臣於魯。臣之君也。○王先謙曰：臣之君，君有失也。故臣有得也。不命亡於有。

失之君而命亡於有得之臣。不察。○顧廣圻曰：二字句絕。先慎曰：命與言通。書大禹謨：咸

言為命。可見古人命言二字相通。此謂穆子不言衛。魯不得誅衛大夫而衛君之明不知。

君有失之當亡而言衛臣有得之必亡。是謂不明。○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臣。其所以亡其失所以。

不悛之臣。孫子雖有是二也。臣以亡。○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臣。其所以亡其失所以。

得君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亡。其二字誤。亡句絕。下七字為一句。先慎曰：其

或曰。○先慎曰：前三篇皆一難。此篇先立一義以難。臣主之施分也。臣能奪君者以得相。

踦也。故非其分而取者眾之所奪也。辭其分而取者民之所予也。是以祭索嶠山之女紂。

求比干之心而天下離。○先慎曰：乾道本難作謂顧。湯身易名。○顧廣圻曰：未詳。先慎曰：

歎使人哭之。桀怒囚湯於夏臺。已而武身受罍。○顧廣圻曰：而海內服。趙啞走山。○顧廣

得釋以下文受罍例之。當即此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田下有氏字。誤。此當有成字。即田

當作宣左傳。宣子未。○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田下有氏字。誤。此當有成字。即田

出山而復。是其事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田下有氏字。誤。此當有成字。即田

而齊晉從。則湯武之所以立。非必以其君也。彼得之而後以君處之也。趙。○

用賢曰：非必奪君之位。分所當得也。今未有其所以得而行。其所以處是倒義而逆德也。

以分所當得而後自處於君位也。今未有其所以得而行。其所以處是倒義而逆德也。

倒義則事之所以敗也。逆德則怨之所以聚也。敗亡之不察何也。



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尅而奔齊景公禮之○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重齊字誤鮑文子諫曰不可陽虎有寵

於季氏而欲伐於季孫○先慎曰伐貪其富也今君富於季孫而齊大於魯陽虎所以盡

詐也景公乃囚陽虎

或曰○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千金之家其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

殺其兄其利大也臣主之間非兄弟之親也劫殺之功制萬乘而享大利則羣臣孰非陽

虎也事以微巧成以疏拙敗群臣之未起難也其備未具也群臣皆有陽虎之心而君上

不知是微而巧也陽虎貪於天下以欲攻上是疏而拙也不使景公加誅於拙處○顧廣圻曰

下當有脫文本云不使景公加誅於齊之巧臣而使加誅於拙虎下文云不知齊之巧臣其證也是鮑文子之說反也臣之忠詐在君所

行也君明而嚴則群臣忠君懦而闇則群臣詐知微之謂明無赦之謂嚴○先慎曰乾道

拾補無虛文昭云不知齊之巧臣而誅魯之成亂不亦妄乎○本赦上有赦字

或曰仁貪不同心故公子目夷辭宋而楚商臣弑父鄭去疾子弟○顧廣圻曰與左傳不

公庶弟而去疾之兄也而魯桓弑兄五伯兼并而以桓律人○先慎曰桓則上當有三字則是皆無貞廉也且君明

而嚴則群臣忠陽虎為亂於魯不成而走入齊而不誅是承為亂也君明則誅知陽虎之

可以濟亂也○先慎曰誅知趙本作知誅誤誅字向知下屬此見微之情也語曰諸侯以國為親君嚴則陽虎之

罪不可失此無赦之實也○先慎曰乾道本赦上有赦字據拾補刪則誅陽虎所以使群臣忠也未知齊之巧

臣而廢明亂之罰責於未然而不誅昭昭之罪此則妄矣今誅魯之罪亂以威群臣之有

姦心者而可以得季孟叔孫之親鮑文之說何以為反

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

子亶也○盧文昭曰亶左傳桓十七年傳作亶疑此因形近而譌下公子圉傳作達亦然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圉曰高伯

其為戮乎報惡已甚矣

或曰公子圉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

甚也明君不懸怒有怒不行且舉懸怒則臣罪輕舉以行計○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臣下有懼字按臣罪當作罪臣

此下當重有罪臣經舉以行計七字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顧廣圻曰與左傳不同衛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難○先

乾道本禱作精揀趙本改食寵之美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殺君君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也曰知之

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曰知所惡○先慎曰乾道本無曰字拾補有盧文昭云張本無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故

下有曰字按當有舉字先慎按有曰字是今據補以見其無權也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不足於斷制今

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徵幸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先

慎曰昭公當作高伯昭公含怒未發不得言昭公之報惡此即難公子圉高伯其為戮乎報惡已甚矣之語今本皆誤高伯為昭公文義不可通矣

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者獄之至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報字顧

補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顧廣圻曰獄之患句絕以當作已以讐之眾也是以晉厲公滅三卻而樂中

行作難鄭子都殺伯嚭而食鼎起禍○顧廣圻曰未詳吳王誅子胥而越句踐成霸則衛侯之逐

鄭靈之弑不以褚師之不死而子公之不誅也○先慎曰乾道本子公作公父顧廣圻云

子公弑君與褚師作難對言○先慎曰乾道本子公作公父顧廣圻云是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誅而有誅之心怒之當罪○

慎曰乾道本之作其盧文○先慎曰乾道本齊下有故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故胡之所以滅也○先慎曰乾道本齊下有故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故君行之臣○顧

曰四字猶有後患況為臣而行之君乎誅既不當而以盡為心是與天下為讐也則雖為

戮不亦可乎○先慎曰拾補乎下有哉

衛靈公之時○先慎曰乾道本無公字盧文昭云脫張本有彌子瑕有寵於衛國侏儒有

見公者曰君之夢踐矣○先慎曰乾道本踐作淺拾補公曰奚夢○先慎曰此下當依

見竈者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印○先慎曰乾道本聞下無見字拾補有

奚為見寡人而夢見竈乎侏儒曰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

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而夢日也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或者一人煬君邪則臣

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而夢日也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或者一人煬君邪則臣

雖夢竈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顧廣圻曰雍鉏趙策作雍疽先慎曰孟子衛策作癩疽

或曰侏儒善假於夢以見主道矣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

狗者是去所愛而用所賢也鄭子都賢慶建而壅焉○顧廣圻曰未詳燕子噲賢子之而壅焉夫

去所愛而用所賢未免使一人煬己也不肖者煬主不足以害明今不加誅而使賢者煬

己○先慎曰乾道本已有主字顧廣圻云今本無已字誤按依下文則必危矣○先慎

本必危二字作賢誤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賢作必危二字按依下文是也今據改

或曰屈到嗜芟文王嗜菖蒲菖蒲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味不必美晉靈侯說參無恤○顧

廣圻曰燕噲賢子之非正士也○先慎曰乾道本重之字顧廣圻而二君尊之所賢不必

賢也非賢而賢用之○顧廣圻曰藏本同與愛而用之同○顧廣圻賢誠賢而舉之○顧

曰六字與用所愛異狀○顧廣圻曰狀字衍故楚莊舉叔孫而霸○王渭曰叔商辛用費仲而滅此

皆用所賢而事相反也燕噲雖舉所賢而同於用所愛衛奚距然哉○先慎曰拾補奚下

召云距字非顧廣圻云距則侏儒之未見也○先慎曰乾道本見上有可字盧君壅而不

知其壅也已見之後而知其壅也故退壅臣是加知之也○顧廣圻曰日不知知○顧廣

請為遠先慎按顧說是則侏儒之未見也○先慎曰乾道本見上有可字盧君壅而不

知其壅也已見之後而知其壅也故退壅臣是加知之也○顧廣圻曰日不知知○顧廣

本同今本  
日作日誤  
而使賢者煬已則必危而今以加知矣則雖煬已必不危矣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六終